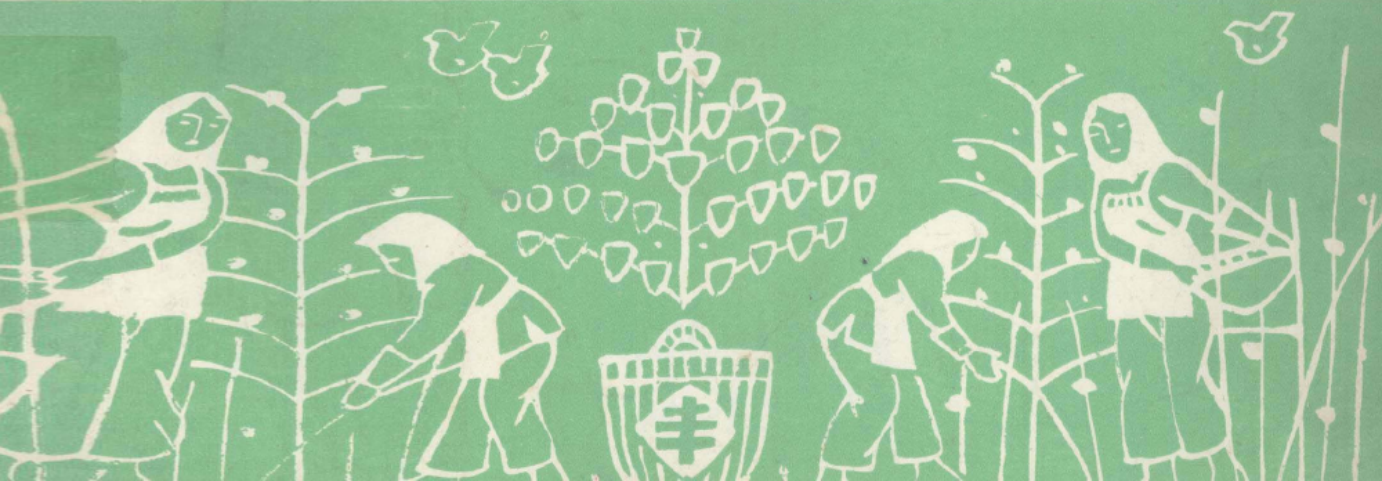


桑園

顺德县一九八三年获奖作品选

顺德县 文化 联 编

SANGYUAN · SANGYUAN



目 录

斜阳，照在青青的草地上(散文)	仇启明(2)
荡秋千(歌曲)	梁绍璋(5)
喜 悦?(小说)	陆海桥(6)
一对夫妻一个娃(歌曲)	鲁 里(11)
伞 (小说)	仇启明(12)
妈妈要出嫁(小说)	南 蓝(14)
过头的玩笑(小说)	丁 鸿(17)
假如我有那么多钱(小说)	杨智军(22)
“嘭”!“嘭”!(儿童文学)	陆海桥(27)
唱给张海迪的歌(诗)	鲁 忠(29)
漓江泛秋(诗)	周铁株(3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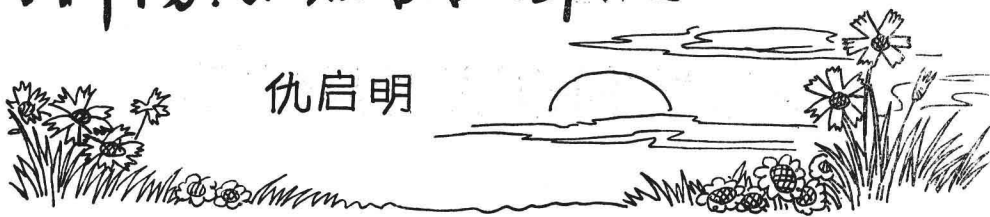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三年

顺德县文艺创作评选得奖名单

一等奖	散文	斜阳照在青青的草地上	获奖者	仇启明
	舞蹈	鱼跃人欢		梁雪冰
二等奖	小说	喜悦?		陆海桥
	小说	伞		仇启明
	歌曲	荡秋千		梁绍璋
	歌曲	一对夫妻一个娃		鲁里
三等奖	小说	妈妈要出嫁		吴丽嫦
	小说	假如我有那么多钱		杨智军
	小说	过头的笑话		丁鸿
	儿童文学	“嘭”!“嘭”!		陆海桥
	诗	唱给张海迪的歌		鲁忠
	诗	漓江泛秋		周铁株
入选奖	小说	手足情		方国平
	散文	书画家及其他		李陶
	民间文学	歇息言谈录		梁学文
	诗	小火花		陈三珠

斜陽照在青青的草地上

仇启明



女生宿舍后面是座蒸坏的馒头似的小山，坚实，矮小，长满青草。珠江三角洲平原上难得的这样一座小山，葬满尸骨，密密麻麻竖起了数以千计的墓碑。每当斜阳晚照，银白色的花岗岩墓碑反射着耀眼的阳光，变成白蒙蒙迷离的一片。入夜，凉风习习，流萤草冷，墓碑泛着团团淡淡的青光，给人一种十分凄清的感觉。

学生绝少到山上去，宿舍后面一条平平常常的排水沟，仿佛成了分界线。听说文革中师范学校刚从县城搬到这个地方时，有些假日值班的女学生，曾因为过分寂静吓得抱成一团哭泣。

有个叫娥娥的女学生偏偏看上了小山上鲜嫩的草地，她要上面读英文。没有人愿和她一道去，她只好一个人去了。

夏日的太阳步履唯艰，吃过晚饭还斜挂在西边，给青绿色的草地上洒一层薄薄的、桔红色的阳光。

她确实不怕，爸爸妈妈都是医生，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地区医院工作，生长在一个常把骷髅放在桌面的家庭，她从来不在乎鬼神一类的传说。小时候爸爸妈妈带她到东江纵队烈士墓去，她还尊敬地一个个摸摸那些墓碑呢。不过她还是小心地绕过一个个墓碑，不随便踏上去。那并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出于不打搅别人安宁的念头。人死了，一切虽不复存在，但还要在意念上尊重人家。

终于，她找到了一块铺着厚厚青草的地方，拢拢裙子坐下。草地清洁凉爽，周围是一丛丛低矮的荆棘，青青的茅草和瘦小的野菊。她觉得舒服极了。绿草红衣，象只彩色蝴蝶停在草丛间。抬起头来，平原广阔坦荡，在甘蔗林的绿浪扑击着的远方，还能朦胧地看见淡蓝色的另一座小山，和小山上一对黑灰色的宝塔。那是什么塔呢？什么时候建的呢？为什么要建在山上呢？她陷入了十分遥远的、很多十六七岁孩子都会有的联想之中。可是很快，她就忘掉了宝塔，开始大声读英文了。

“古时候，”她读着，“有一个叫约翰的诚实勤劳的老人，……”慢慢进入一个朴实动人的传说之中。

正当她读得入迷的时候，在她身后忽然响起轻轻的喷气声，接着伸过一个黑乎乎的大脑袋来。她吓得“呀”地尖叫一声，一滚身爬起来。可是马上用手按住扑扑跳的胸口抿嘴笑了。原来是头非常可爱的大水牛。弯弯的犄角，黑黑的皮毛，树桩般粗糙的长嘴筒嵌着一个湿润发亮的大鼻子。它不声不响地吃草，一直吃到别人身后，看见吓跑了人家，才满不在乎地甩甩毛茸茸的大脑袋，转到另一边去。

娥娥惊喜地看着它，连读书也忘了。她长在城里，从来没有看见过真正的牛。以至前段时间老师布置写一篇描写牛的文章，她委屈地说：“老师，我还没有看见过牛。”不过，她却听

过一些关于牛的故事。知道牛勤劳、懂事，一辈子勤勤恳恳地干活。老了，拉不动犁，知道人要宰它时，还会默默地流泪。如今，她看着牛那副温厚的模样，马上觉得自己非常喜欢牛了。

正当她欣喜地望着牛在墓碑丛中慢悠悠地转来转去的时候，冷不防又被走到跟前还默不作声的放牛老人吓了一跳。这是个怎样的老人啊！娥娥捧着书本后退了些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。老人白发黑衣，满脸皱纹。脊梁象根顶不住重压的撑杆，深深地弯着，平着天空。背部隆起的地方，怕是由于日晒雨淋比别处多，黑色褪走了，盐霜般泛着白。没有结纽扣的衫襟，也由于背驼而低低地垂在肚皮两边，象两面悬挂着的黑旗。

老人大概不止七十岁了吧？娥娥心理想。“农民老来放牛”，她很早就听说过这句话了，只是从来不在意，更没有象现在突地用刀子在上划了一下似地深刻。老人俯下头，背着手，不看娥娥一眼，默默地赤脚跟在另一头牛后面，也象是一头慢吞吞走着的老牛。只差没有象牛那样，把草嚼短。看着老人风烛残年还得这样操劳，娥娥不禁深深地同情他了。

不久，太阳下去了，象个霜红了的大柿子沉没在平原尽处的薄云中。老人赶着牛重新在娥娥面前经过，娥娥好心地迎上去和老人打招呼，发育得很好的身体几乎比老人高出一个头。

“阿伯，你放牛吗？”

“嚟嚟(是的)。”老人抬起头，简短地回答，浓重的水乡方音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混浊。娥娥十分惊奇老人的回答竟没有半点令人感到可怜的味道。相反，带着自信和安详。

“这两头牛都是你的吗？”娥娥有点愉快了，关心起她感兴趣的牛来。

“嚟嚟。”老人又那样简短地回答。

“你为什么要牵着这头黑色的走呢？”娥娥好奇地问，“你不能让它也自己走吗？”

“嚟嚟。”谁知老人还是那个用了一次又一次、毫不变更的回答。

娥娥皱眉头了。可是她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马上把声音提高好几倍，吵架似地问：“阿伯，你为什么要牵着这头黑色的走呢？”

“哦？喏。黑母恋家，走得快，不牵着，一会儿就自己先跑回家了。”

娥娥笑了。真是个好强的老人。耳朵不好使，为什么却偏偏装着听到的样子呢？还回答得那样自信，真不知骗过了多少人。

老人下山了，娥娥望着这队悄无声息的伙伴消失在山脚下的甘蔗林中，心中有说不出的好感。

老人每天都到小山上放牛。第二天傍晚。娥娥又吵架似地和老人说起话来。

“阿伯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七十三了。早两年还能挑担草下山，现在不行了，走路也几乎要攀住牛尾巴。”老人不无惋惜地说。

“该享一下福了。”娥娥关心地说，“这么大年纪还放牛，跌倒就不好了。”

“咳，农民有几个是过福的？”老人感叹地说，用手指了一下遍山的坟墓，“你向问他们，有几个是享过福的，不都是从小一直做到收工？”

“阿伯，你把死叫做‘收工’么？”娥娥忍不住笑起来，觉得很新鲜。女孩子特别容易笑，当然也特别容易哭。只听说过别人把死叫做逝世、升仙，从来没有叫收工的。

老人也笑了。艰难的生活在脸上烙的皱纹堆挤在一起，显得更多，更使人看着揪心。要经

过多少大自然的风风雨雨，才使原来平滑单调的脸庞变得如此灿烂丰富。

“不是叫收工叫什么？”老人接着说，“十六岁撑艇辱桑基泥时叫‘当大工’，二十岁娶新妇十字披红时叫‘架轭’，几十年不停手脚，死了，也就收工了。”

老人说得那样轻松，象是叙述一件很愉快的事情。娥娥却心酸得几乎流下泪来。

事实上，正如娥娥后来所感觉到的，老人并不主要是因为生活才风烛残年还放牛，在这个比较富裕的珠江三角洲的县份里，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比较高，这些年，多数老人已逐步摆脱了那种晚年放牛的可悲的历史命运。只是他做惯了，停下来反而觉得不舒服，又顽固地信奉着先人的遗训：当农民没有几个不是做到死的。因此一方面无可奈何地逐件放下那些再也无能为力的工作，只偶然为它们在口头上念念悼词；另一方面又越来越象珍宝一样看待自己还勉强做得来的东西。本来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娥娥再没有必要为老人感到哀伤了。可是，她不是这样，每当看见老人象一头快要倒毙的老牛，佝偻着腰在山坡上走过来的时候，心中的隐痛却更厉害。多么坎坷的生活道路，多么残酷的生活风雨，才使我们的祖辈养成如此奇特的爱好！

不过，在见了面的时候，娥娥总是表现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和老人打招呼。有时还和老人开玩笑：“阿伯，还没有收工么？你想做到什么时候才收工呢？”老人也抬抬永远也不可能再拾得很高的头，和善地笑笑。有一次，娥娥忽然记起那一对曾经引起她联想的宝塔，请教老人。老人马上面向宝塔，认真地告诉她，那叫青龙塔，建在龙脉上，他孩子时就有了。风水先生说，建一座富一姓人，建两座富一县人。人们于是凑钱建了两座。当然是建两座好，只富一姓人，老百姓就会打架。娥娥又笑了。多迷信的看法，却又是多美好的心灵。

国庆节放了两放假，回来再没有看见老人来放牛，娥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。她于是在一个中午骑车到老人家里去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老人在国庆节那天去世了。跌倒在比他早收工的先人的墓丛里，没有再爬起来。

“是的。”人家惊讶了，“你是怎样知道的，姑娘？”

“老伯曾告诉我，黑母恋家，走得快，不牵着，会先跑回家。”娥娥重复着老人以前说过的话，觉得伤心极了。

“他命贱。”人家说，“多少次劝他不要去放牛了，偏要去。结果人死了连家门也不能进。你别见怪，姑娘，一处乡村一处礼，按这里的风俗，人死在外面是不能抬进屋的。”

人家哭了，但又被有这样一个观音般好心的姑娘所感动，于是又边哭边解释说：“早就料到他会死在外面了。他眼睛不好使，牛那样大的东西，也要踩着牛脚跟才能看得清楚。别的，几步之外就隔层水般模糊了。”

娥娥没有再说什么，噙着眼泪转身推车走了。她怕自己也会哭出来。她只知道老人的耳朵不好使，从来没有觉察到他眼睛也不好使，怪不得第一次见面时走到自己跟前还不作声，可是你又怎么象看见似的告诉我，那远在天边的青龙塔呢？一个慢慢变得又聋又瞎的人，世界上的一切欢乐和悲哀，都又逐渐地从他的生活中消退了，只是唯有劳动，一直陪伴着他走完最后的人生道路。至于老人身上还有多少令她感到惊讶的东西，她不知道，但相信必定还会有很多，很多。

走在村子狭窄的石巷里，每隔十来个门口，总会看到一个不大能走动的老人倚坐在门边，一动不动地望着外面宽广的天地。他们也快收工了吧，他们也都曾有过灿烂的年华，有过十六岁

当大工，二十岁架轭的日子，也同样无私地为自己脚下的土地留下了一切，他们每个人都会是一个极其动人的故事。

傍晚，娥娥又登上小山。这回她没有急于读书，而是围绕着小山走了一圈，最后在一块凹陷的坡地里找到了老人的新坟。坟头上照例竖起一块银白色的墓碑，上面刻着：“显考恒满梁公之墓”。多美好的名字！几十年负着前辈热切的希望。只可惜在他这一辈子，还没有实现象他父母替他命名时所希望的——恒满。不过，却应该是感觉到了。

时近重阳，山上的野菊花已经开得一片金黄。这些看起来并不显眼的植物，似乎在什么环境都能生活得很安然。并且不管别人是否注目，总有自己生命的闪光。娥娥采了一束放在墓前。这回她倒不觉得悲伤，老人只不过象他所说的那样，收工罢了。他墓上的石碑，和几年，十几年，乃至百多年前竖起的墓碑一样，会永远记载着他来到这平原上辛勤劳作的一生。而当斜阳晚照，或者朗月清晖，墓碑便灼灼有光，象征着老人不灭的、充满祈求和希望的目光。

斜阳，照在青青的草地上……

(原载《青春》1983第6期)

1=C 3/4

荡秋千

(儿童歌曲)

陈子典词
梁绍雄曲

(21: 66 667 | 176 5 | 443 24 | 3 · 1 | 66 667 | 176 53 | 443 27 | 1 —) |

5 | 33 | 13 5 | 6 6 53 | 13 5 | 15 | 53 | 13 25 | 5 3 35 | 23 1 |

月儿弯弯挂在天，安上绳子打秋千，一荡荡到天那边和太阳公公打招呼。

1 6 | 6 · 1 | 2 76 | 5 · 3 | 43 46 | 5 2 | 3 — | 3 — |

再荡荡到云天外和金皇叔同飞翔。

1 6 | 6 · 1 | 2 76 | 5 · 3 | 23 46 | 56 72 | 1 — | 1 (0) ||

荡呀荡呀荡呀荡 穿云钻雾眼不眨。

23 46 | 56 72 | 1 (5 | 1 0) ||

长大为国搞科研。

喜 悦？

(小说)

顺一中 陆海桥

吃过晚饭，黄老师就兴冲冲地往储蓄所里跑。原来只剩下一元“压底钱”的存折。眨眼之间增加到一百元。还有几张簇新的硬刮刮的“大团结”留作零花，塞在钱包里。而这一百多块钱，只是妻子刚领回来的一个月的工资。

不简单哪。一个服装厂的烫衣工，几乎顶得上大学里的三级数授了。打这以前，谁敢梦想有这样的日子？自从跟港商搞起了补偿贸易，妻子所在的工厂蒸蒸日上。大部分工种实行了计件工资制，勤快的妻子有了用武之地。

黄老师喜孜孜地沿马路往回走，一向严肃的脸庞克制不住地渗出了笑意。心在笑，嘴角在笑，连步子也在笑——节奏欢快，好象在用脚指挥着一首轻音乐。

灯亮了。小县城的灯光，晶亮而凌乱，仿佛象征着这里的生活。许多间新开的展销店、信托店鳞次栉比，橱窗耀眼。卖艇仔粥的小摊档香气袭人。几个穿艳丽连衣裙的少女嘻嘻哈哈地走过。谁家的收录机播放着《小李飞刀》，擦得闪光的单车。隆隆地飞驰远去的“铃木”，笑影。笑影。

黄老师惊奇地发现小县城的风貌变得这样大，这样快。他想到生活仿佛是一条奔腾喧闹的大河，幸亏他已经有了了一艘结实的船，任浪头颠簸、翻滚，也不用怕了。

他很熟识平素路经此地时心里涌起的自卑感。那时候，他甚至不敢对那些傲气十足地陈列着的高档商品多瞧一眼。而此刻，他却安然地转到一扇厨窗前，出神地端详起来。

“三洋”牌，四个喇叭的，定价六百多。再等上几个月，买一部可不是幻想了。“这才开头……”妻子“啪”的一声把大叠钞票放在桌面上时这样说过。

“先替她买一条晴纶围巾吧。”黄老师忽然记起几个月前，她有一次同他逛百货商店，怔怔地望着那些上海出产的、颜色鲜艳的围巾，半天不肯离开。但小两口犹豫再三，始终舍不得拿出那几块钱。不久，黄老师得了急性肝炎，为购营养品花光了结婚以来的积蓄。“那条围巾，幸亏没买。”黄老师曾暗暗庆幸。可是现在，他觉到妻子的心愿完全有条件实现了。于是，他步子轩昂地踏上百货商店的台阶。

黄老师喜悦地象着妻子戴上围巾的俏样子。并不是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，妻子确实是漂亮的。红润的圆脸，浅浅的酒窝，很有神采的大眼睛，至今走在路上，还有人投来羡慕的眼光。何培达这个饶舌鬼就多次嘀咕：“你老兄真有艳福！”

但，婚后的贫困滋味，谁知道！她在一个摇摇欲坠的镇办小工厂里当临时工。他是师专毕业的语文教师。两份工资加起来不够一百块，养一个女儿（放在外婆家），资助父母，窘况可以想见。想到这里，黄老师下意识地摸摸兜里的钱包，欢乐的电流刹时传遍全身。

一个熟识的身影闪进他的视野。“关小莉！”他叫道。由于满怀喜悦，声音特别响。关小莉是他任教的那个班的女学生。在他患肝炎当前当班主任时，她还是班里的生活委员呢。这姑娘

听话，有工作能力，学习也过得去，曾是黄老师的好助手。过去师生见面，总有一番亲热的寒暄，而且往往是关小莉先打招呼。但这一次，她在楼梯口瞥见正在针织柜旁边转游的黄老师，眼神却局促不安，脚步象触了电似的往后缩。不过，她毕竟站住了。

黄老师向她走来，觉察到她的异样神态，心里掠过一丝不快。她是关小莉吗！她就是那个在班里每次搞完清洁时都逐块窗玻璃，逐个角落仔细检查有没有漏抹灰尘的关小莉吗？她就是那个眼睛清澈、热情，象一朵丁香花蕾一样纯洁可爱的关小莉吗？

一件粉红色的柔姿衫，罩住开始发育的微微隆起的胸脯。脚上的咖啡色皮凉鞋崭新闪亮。手里拎着个装点心盒的尼龙网兜。乍眼一望，真象一个俗气而又手头阔绰的新娘子。最使黄老师诧异的，是她那双突然变得冷漠的眉眼。

“告诉你——”黄老师记起一件事，“你的语文考不及格。”

“嗯，”她漫不经心地应道，脸容恢复了平静。

“不要太难过，还可以补考嘛……”黄老师诚恳地安慰她，

“谁难过了？”关小莉轻蔑地撇撇嘴，随即嘻嘻一声笑了。黄老师知道，她是爱笑的。但此刻该笑吗？这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而硬挤上来的笑，还是觉得黄老师的安慰话说得多余而觉得好笑呢？

“补考时间是第十五周星期一。”黄老师接着说，“复习时间由明天开始。你的基础本来不差，这次刚好又是多重复句和同义词那两题出了漏子……再努一把力还可以升上高中的。”

关小莉“嗯”了一声，对黄老师的话毫无兴趣。迟疑了一会，转身要走。

“小莉，你不升高中吗？”

“没准儿。”她应道，手里的网兜晃来晃去。

“哎呀，现在还犹豫什么呀？多读两本书，文化基础更扎实些，将来才好搞‘四化’。”

“嗯。”关小莉不耐烦地撩一撩头发，然后轻捷地朝大门口走去。她径直穿过柜台间的过道，身子轻盈得象一条金鱼。黄老师望着女学生的背影，心中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滋味。

关小莉的冷淡使他震惊。是的，患肝炎后他就把班主任工作转交给数学老师何培达，重新上班后领导出于照顾也没让他继续当。但，不当班主任，同学们的联系纽带就该统统切断了吗？为什么关小莉的变化他一个多月来一直没有感觉出来呢？见鬼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关小莉听到毕业试不及格的消息这样若无其事，连对升高中这样的大事也不再放在心上，这更使黄老师惊诧。他的愉快心境被搅坏了，选购晴纶围巾的事也刹那间变得索然无味。黄老师叹了口气，匆匆走出百货大楼，踏着灯影斑驳的人行道赶回家去。

“款子存了吗？”妻子问。

“存了。”黄老师低着头答。

桌子上的碗筷已经撤去，铺上了干净的塑料布。妻子打开大口袋，把猩红色的连衣裙一捆一捆地拉出来，摆上桌。

“开工吧。”妻子欢快地叫道，把一包淡红色的有机玻璃钮扣乒乒乓乓地倒进小铝盘。

这是她从厂里领回的外工。钉一颗钮扣，报酬是三厘半钱，一个晚上可以多挣一元多。

“我哪有空！”记得第一晚，妻子央求黄老师一块干这种外工时，他是这样回答的。

但妻子失望地把脸一沉。她解释说，这种钮扣表面光滑，穿线的孔儿在下面凸起处，所以不能用机器钉。钉钮扣这活儿是由烫衣组包的，谁钉好钮扣的裙子谁来烫，钉的多烫的也多。

“我们的组长阿暖姐都是家里人帮钉，丈夫、小姑齐动手。她说这个月挣它两百块钱不稀奇。”

“唉，我是教师，同别人不一样，晚上也要工作。”

“哼，就你老实，白天八小时还干不够吗？”

“唉，隔行如隔山，跟你说不清的……”

“难道挣钱是为我一个吗？这个家，穷成什么样子啊。你病休时借储金会的钱还没有还清呢？靠你那份光头滑棍的教师工资，顶什么用？”说着，她眼里涌出泪水，话声哽咽，一颗滚烫的泪珠儿滴在黄老师枯瘦的手背上。

黄老师惶然了。他象做了错事的孩子，惴惴地瞟了妻子一眼。脸上的泪痕，眼里的怨恨，象一把火把他的心烧软了。记得热恋时，两个人依偎在一起，曾多少遍地设想过未来。他们盼过凭自己的辛劳去换取富足生活。他们羡慕过皮凉鞋、婴儿车和钢摺椅。当这一切全被捉襟见肘的经济淹没净尽时，新的转机分明降临了。

黄老师俯下身来，负疚地抚摸着妻的肩膀，好半天才颤声道：“好吧，听你的。”

从此，钉钮扣成了两口子的必修课。

一件又一件半透明的连衣裙展开着。粉红色的尼龙线丝丝地拉过来扯过去。闪亮的钢针机械地在手指边穿来插去。活计是枯燥乏味的，但黄老师早习惯了。妻子曾夸他上手快，知识分子的接受能力就是强。

黄老师今晚的感觉却有点特别。他忽然想到：这种连衣裙穿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太薄啦，恐怕连内裤和胸罩带子也能够清楚看到。穿这种裙子的人也许是些爱卖弄色相的女人。多肉麻的玩意儿！而且多得没完没了。

黄老师眼前浮出一个个俗气的躯体。恶心。躯体忽然又变成了录音机、钢摺椅……

存摺还在兜里，那剩下的几十元“零头”还硬硬的塞在钱包里，但突然都变成了灰暗的、没有魅力的东西。他开始感到为了这一切，生活似乎变得空前地苍白和空洞。他厌烦了。

他想起何培达。那个蓄着小胡子、皮肉光滑、矮矮胖胖的数学教师，有一次攀着他的肩头悄声说：“嫂夫人这回有奔头啦。服装厂跟外商挂上了钩，原料、销路、设备都不愁了，收入还会少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清楚……”

“哈，装什么蒜？全镇的人都在议论，服装厂的人这下子发达哪。想不到吧？娶了个工人，好比栽了棵摇钱树……”

何培达的话充满市侩味，黄老师拨开他的手：“哼，对钱，我不希罕。”嘴虽这么说，心里却有一股甜滋滋的味道。

又一条连衣裙展开了。柔软、透明、细薄的料子，象一团红色的云彩。妻子的手指在飞动，专心致志，沉浸在这种吹糠见米的简单劳动里。

又想起何培达，上午为讨登分册踱进语文科组室的情景。

“不及格的不少呀。”黄老师快快不乐地说。

“数学也一样，整整二十人。——管他呢，补考时来个卖大包，让他们都毕业算了。”

“还有升学试呀。多少人能升上重点高中呢？”黄老师询问，举出一些学生的名字。

“他们肯不肯升学真难说——听说服装厂大量招工，还有外商投资的手套厂、皮革厂都招工。唉，这年头，谁不想多挣几个钱？——如果准许我改行，我还想到外资厂里当个工人哩。”

黄老师不以为然地抿紧嘴巴，没有说什么。的确，该说什么呢？他不想再装得太清高了，因为，“金钱豹”穷追不舍的窘境记忆犹新。但他又不敢赞同何培达的话。他的心，仿佛压上了沉甸甸的东西。

关小莉的笑脸在脑海里出现了。还有那双咖啡色的皮凉鞋。还有那“噗哧”一声的笑。黄老师记得几年前在礼堂里为一个老同志开追悼会。默哀三分钟时，礼堂里鸦雀无声，突然有个初中学生憋不住“噗哧”一声笑起来。庄严的气氛顿时破坏了。大家愤怒、尴尬、不知所措。关小莉那一声笑也有这种味道，使黄老师反感。如果说，几年前的那个学生的笑，纯乎是出于无知，那么关小莉的笑又意味着什么呢？

有一次，单元测验的卷子发下去后，关小莉捧着自已的那一份卷子，脚步匆匆地来到办公室。她的眼潮湿、发红、充满痛苦，连鼻子也变成了熟透的指天椒似的。她心情沉重地说：

“黄老师，这会考崩了，你替我解释一下那几道题吧。如果现在没空，晚上我到你家找你！”

黄老师被女学生真诚的悔恨感动了，差点儿想伸出手去替她揩去眼梢的泪。

又想起刚才百货商店里的一幕。为什么她不哭呢？如果那双睫毛长密的眼睛再次滚出悔恨的泪水，那该多好！

此刻，只有浅红色的钮扣在闪光，钢针在闪光。

黄老师忽然感到自己也象钮扣，不情愿地被钉在一条裙子上。尼龙线打了结，钮扣就牢牢地依附在裙子上。那么，拴住他的又是一根什么线呢？

但妻子很快乐。她问起了存款的数目，嘴角挂着笑：“如果再勤力一点，下月就更多，你猜阿暖姐挣了多少？嗨，这拼命鬼！一百八十三块。”

黄老师打了个寒噤，一颗钮扣不小心掉下来，滚到书架下面。

“快捡起来。”妻子嚷道，“每颗五分钱，少了要赔钱。”“钱。又是钱。”黄老师沉思着站起身，趁势伸了伸略觉酸痛腰的腰骨。书架下很久没有打扫了，布满灰尘。他蹲下来把手伸进去摸索着。妻子焦急地看着他。摸出了一张纸，黄老师瞄了瞄，手突然哆嗦起来。

是一张活页簿的纸，不知什么时候滑下，来被他遗忘了的。纸上是他大约两周前，一次模拟考试后随手写下的备忘录：

关小莉——多重重复句；同义词辨析；

潘建东——改病句的成分残缺；

张涛——文言虚词：之、者、所；

.....

这都是他从试卷上发现的部分学生的知识缺陷。他记下来，是为了分别找学生个别辅导。

这项工作显然没有抓紧去做。

“发什么呆。钮扣！”妻子嚷道。

十多年来做了些什么呢？白天里上课、备课、改作业。尽可能把工作压缩到白天的几节空堂时间里完成。有时作业改不完，就草草写上个“查”字。教案疏于修改。连下班个别辅导这一环也挤掉了。这些天生活在繁忙的漩涡里，却又过得这么空虚而苍白……。此刻，手上那张发潮的纸，好象变成一个长刺的东西，刺着他的手，不，刺着他的心。

他突然站起来，鼓起勇气说：“我想立刻出去一会儿”

“干什么？”妻子惊愕了。

“家访。”

“你已经不当班主任了，还要家访？”

“有个学生，成绩不差，这次却连毕业试也没考好。另外，她的思想似乎有一些不好的变化。我熟识她，有责任去了解一下。”

“这些裙子呢？”妻子吼叫。

“你应该……体谅我。我有自己的职责，不能为几个钱……”

妻子霍地站起来，脸涨红了，两眼冒火。

黄老师为难地蹙紧眉尖，但他又说：“我家访回来再钉吧，行不行哇？反正，今晚剩下的，我包一半！”

妻子望望铝盘，突然问：“到哪里家访？”

“蓬莱街17号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姓关的。”

“哦。”妻子顿时兴奋起来。“那准是阿暖姐的小姑，叫小莉吧？”

“对呀。”

“那你去吧。看样子我们领的钮扣不够啦，你顺便跟阿暖姐借一点回来。”

“暖姐，你说的拼命鬼？”

“对呀。你那个学生，听说她一晚能钉七十件连衣裙，真棒。”

黄老师感到眼前一阵昏黑。钮扣，金钱，不及格……互不相关的几个概念忽然联成一气了。

“可惜文化知识上怕会成为废品呢。”他喃喃地说。

妻子不满地横了他一眼：“哼，你有文化，怎么工资还比不上我的三分一呢？”

黄老师神情沮丧地站起来，呆呆的象个木头人。妻子一惊，想到自己的话怕会刺伤丈夫的自尊心。正如过去丈夫没有嫌过她工资少一样，现在她也决不能因为自己多挣几个钱而看小丈夫呀。她挪近丈夫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怎么啦？不舒服？”

“不，不，只是心里……不大痛快。”

“怪人！”

黄老师没有吭声，也没有动脚。他意识到去说服关小莉好好复习准备补考、升中考，恐怕

无济于事了。他想不通今天这个盼了多少年才盼到的大喜日子，竟然又会带来缠绕着他的这些苦恼。啊，喜悦原来也是多种多样的！今天他尝到的就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喜悦。他怀疑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有点傻气，而且不合时势。

黄老师支吾着，两眼发呆。红色连衣裙东一堆，西一堆，紧紧围绕着他。

窗外的灯光又亮又乱。

(原载《特区文学》1983年第4期)

1=C 2/4

一对夫妻一个娃

(广州方言)

黄里改词作曲

(1 2 7 6 | 1 1 | 5 6 3 2 | 1 1 | 1 3 5 | 1 7 6 | 6 3 2 3 | 5 — |
一 朵 鲜 花 香 万 里，

6 2 5 | 2 1 2 3 | 1 6 1 2 3 5 | 2 2 — | 6 5 6 6 | 6 5 3 5 6 | 2 7 6 5 6 | 2 5 — |
一 轮 明 月 照 万 家， 一 对 夫 妻 一 个 娃， 花 好 月 圆，

1 1 3 | 2 0 3 2 7 | 6 6 5 | 6 — | 1 1 2 7 5 | 6 6 5 | 3 2 3 2 3 5 | 6 —) |
美 满 的 家 呀，

6 5 6 2 | 1 1 3 5 6 | 6 5 5 3 | 3 2 1 2 3 | 6 5 6 2 | 6 2 4 5 3 | 1 1 3 5 | 3 5 6 2 |
第 一 个 娃 儿 一 支 花， 山 山 充 满 雨 露 滋 润 她， 第 一 个 娃 儿 一 轮 明 月， 山 山 辉 辉 照 遍 父 母 心 头，
一 个 娃 儿 一 支 花， 高 贵 鲜 艳 放 霞 彩， 一 个 娃 儿 一 轮 明 月， 心 中 明 月 最 光 华，

6 3 | 2 2 | 2 — | 5 2 5 2 | 3 5 3 | 5 — | 2 3 5 | 2 — | 2 6 | 1 2 3 |
(女) 妈 妈 爱 哩 阿 爷 阿 婆 又 疼 又 爱， 爱 姑 爷 爱 大 小 弟
0 0 | 6 6 | 2 | 2 6 2 6 | 6 1 6 | 1 — | 0 0 | 2 3 2 | 2 6 | 1 2 3 |
(男) 爸 爸 爱 阿 爷 阿 婆 又 疼 又 爱， 爱 姑 爷 爱 大 小 弟

2 — | 3 6 6 5 | 3 — | 2 2 3 2 7 | 6 — | 3 5 6 | 2 3 2 7 | 6 6 5 |
幸 福 生 活 美 满 家 庭 人 人 夸 呀。
2 — | 0 0 | 3 1 1 3 | 5 5 5 6 2 | 3 — | 1 2 3 6 | 5 6 5 3 | 3 3 2 |
幸 福 生 活 美 满 家 庭 人 人 夸 呀。

6 — | 5 3 6 5 | 3 — | 6 1 7 6 | 5 — | 6 1 7 6 | 1 — | 6 1 7 6 |
计 划 生 育 为 国 为 民 为 四 化 为 四
3 — | 0 0 | 5 3 6 3 | 3 5 3 | 2 — | 3 5 2 3 | 5 — | 3 1 7 6 |
计 划 生 育 为 国 为 民 为 四 化 为 四

1 — | 1 — ||
化
5 — | 5 — ||
化

伞

(小说)

师范 仇启明

秋喜的姐夫送来一把女式自动花伞，秋喜妈把它锁在箱里，秋喜把它记在心里。

一个冬天都没有用伞的机会，桑基上的老枝剪了，趁冬闲全部种上蔬菜。每天天蒙亮就得卷高裤管，挑着洒水桶淋菜。下雨天不用淋菜。但下雨天也不便出街。水乡的桑基小路，一遇雨就象蒸糊了的米糕。

一个春天也没有用伞的机会。几场春雨，妇女们都忙坏了。点黄豆绿豆红豆黑豆，种甘蔗香蕉花生芝麻。待到百种下地，采摘头造桑的日子又到了。接着下来是给桑基锄头趟草，施头趟肥。

小墟镇是去过几次，买些姑娘家不便托人家买的东西。可是去小镇根本不用打伞，骑上车几分钟就能跑个来回。剩下的就只有做梦了。做梦倒做过好多次打伞出街，几个小姐妹穿得光光鲜鲜，一人一把自动伞举着，又快活、又阔气。

到底来了用伞的机会，剥过头趟蔗叶，工作松了些，几个姐妹偷空去县城玩一天。合伙去剪身的确凉，照相，吃云吞面。

大清早，秋喜打扮妥当。天气还有点凉，穿了条藏青色厚尼龙裤，着了件大红花呢春秋衫，都是时兴货。接着就是问母亲要那把自动花伞，谁知母亲不给。

“给，带这把去吧！”她拿出一把新的老式布伞说。

秋喜不知是哭还是笑好。这能撑得出街么？伞面是黑布的，又粗又难看。伞身米多长，象根棍硬梆梆摺叠不起来。扛着时象扛着杆枪。

“妈——！”她象埋怨妈不懂事，撒娇地叫了声。

女儿的心事母亲当然清楚。可是这把伞还象刚入罐的糯米般新净，没用坏怎好又开新的？她故意拍着确实还很不错的伞面哄女儿说：“看看，失礼你么？这把伞还是你爸结婚时买给我行嫁的呢。除了当初回娘家用过三几次外，一直舍不得用。”

“一次不用还会更新呢？”女儿不买账，抢白她，“个个象你，造伞的工人早饿死了。读书时问你要，左说怕人家丢了，右说怕人家摔坏了，金贵得象身上的肉。”

“现在不就给你了？死鬼头。”女儿揭了母亲的短，母亲不由得发起气来。

“现在谁还要？除了你还把它当作宝贝锁着，扔在路旁也没人捡了。”女儿却毫不饶人地顶撞她。

远处有人喊秋喜，是姐妹在喊。

秋喜着急了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妈，你看如今哪个姑娘还撑这种伞？清明煎堆，早过时了。你是想让我惹人笑话。”

母亲拗不过女儿，又似乎觉得这把伞确实有点过时，才叹口气把它拿回房间，边开箱边赌气地说：“好，好，你不用，我用。采桑锄草也撑它去，威风威风。”

秋喜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母亲重新出来，拿的是一把黑色尼龙摺伞。那是早两年姐姐订婚时，母亲硬要姐夫买的。出嫁时又不准带去，结果留在家里。

“妈——！”秋喜的脸又重新变成苦瓜一样，“我要那把自动的。”

“要你个头！”母亲不客气了，“这把伞一次还没用过，如果不是你姐夫又送来一把，还要留到你出嫁时才准用呢！”

“妈——！”秋喜真是想哭了，双手推着她妈进房，“几个姐妹都撑花伞，就我撑锅底一样颜色的。”

母亲支着身，顶着不肯进房，一点也不通融说：“黑色有什么不好？黑色老实。早几年抢还抢不到呢！这是你姐夫托熟人才在广州买到的，十六块钱。”

秋喜真是气死了。有这样一个知慳识俭的母亲！姐妹在村头一声连一声地轮换喊她，恐怕已等得不耐烦了。她委屈得冒着眼泪花花说：“该，该！早几年姐夫为结婚穷得只剩下一副骨头了，还死缠烂缠要他买下这把冤枉伞。买了又不准用，金条一样塞在箱底，好象怕以后不会再有似的。我才十八岁呢，到出嫁时，人家自动伞也嫌过时了！”说完拿起手提袋，望也不望母亲手里的黑伞，拉锯似的手背擦着眼泪出门了。

女儿一哭一闹，母亲才觉得失理了。几十年习惯藏藏掖掖，也尝过不少有时备着无时饥的甜头，谁知现在却好端端地把两把伞藏过了时。可这谁想得到呢？廿多卅年来，伞就是伞，有把陪嫁就很不错了，哪有现在红红绿绿，又折骨又自动这样多名堂呢？以前光说人家城市女娇贵，谁想到如今自己的女儿也变得娇贵呢？母亲心疼女儿是天性，觉得没有必要再把伞藏下去了，要不明年再生产出几种什么新伞来，不又变成废布？她连忙叫住女儿：“哎，哎，给你，给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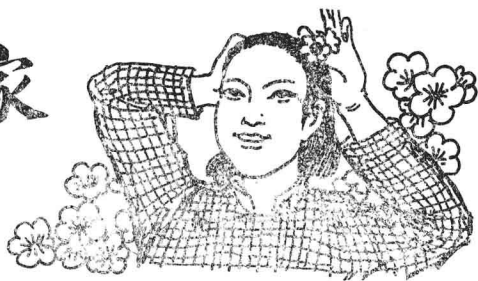
秋喜本想赌气不要，但顶不住那花伞的引诱，站住了。母亲拿着伞追出门口，“啪蓬”一声按开，遮着了女儿头上早晨的阳光。真是一把漂亮的伞呢！翡绿色的伞面上开着粉红色的荷花，女儿的脸马上象抹上一层胭脂。这死妹仔头，怪不得金口咬铁钉般一定要花伞！她心里欢喜地骂。女儿漂亮，母亲心里也乐，忍不住开心地笑出声来：“嘻。”

女儿接过伞，却余气未消地还给她妈一个猫脸：“嘻！”接着伞快步地走了。只是不出三步，她的脸已快乐得绽成一朵荷花。

（原载《广州文艺》1983年第2期）

妈妈要出嫁

南 蓝



妈妈要结婚，对象正是那个令人讨厌的懒汉大叔——刘兆汉。你说气不气人？

不是我这个人爱挑剔，他这个大叔也确实真够懒的。听说他在床底下放一盆水，每天临睡前用脚把水盆推出来，把脚往水里沾一沾，湿漉漉的一双脚往被面上揩它两下就安然入睡了。那盆水也要十天半月才换一次呢。人们问他为什么不爱惜被子。你道他怎么答？他说：“半年洗一次被子比天天洗脚省事。”

还有，他上身穿的衣服总是七歪八扭的，经常连扣子也没有。一件衣服起码穿它半年才洗一次，说这是空气消毒法，好过湿洗。还有他脸上总是一副沮丧的神态，走路也是晃晃荡荡的，一双破拖鞋套了一半在脚上，老远就闻到他噼里啪啦的声响。总之，我觉得从他的身上，仿佛时时刻刻总是散发出一个懒字！

我妈妈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人？一定是媒婆作怪，我气冲冲地闯进了媒婆三姑的门。

自从爸爸病死后，妈妈为了拉扯我们姐弟，吃尽不少苦头。现在实行包产责任制，我们一家包了一个鱼塘和几亩桑基、蔗地。平常，地里的功夫都是我和妈妈做的，三个上学的弟弟也真懂事，放学后把书包往墙上一挂，就下地帮忙了。所以，一家人把田地收拾得一棵杂草不留。这懒汉大叔也就常说我们的田地，确实比他睡觉的床还干净。这话倒是使我心欢些。

可是令人忧虑的事又来了：要挖塘泥给桑基、蔗地施肥。这几天，我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好不容易才庖了个一分半地，什么时候才能把这几亩地庖完啊！

庖塘泥是件辛苦活，人站在摇摇晃晃的小艇上，吃力地把笨重的泥簰放进水底，舀了泥再一簰一簰的再拖上艇来。等到舀满一艇，才靠岸把它庖到桑基、蔗地里。好几次，艇翻了，我们母女俩连人带簰掉进水里，成了一对落汤鸡，引得别人哈哈大笑。我不好受，妈也叹气。

本来，庖塘泥历来都是强壮男劳力的工种，更非四个孩子的母亲和我这个十八岁姑娘力所能及的工作的。但现在搞承包责任制，没有男人的也就只好由“半边天”顶了。往后刮鱼、干塘捉鱼等工作，也得我们自己干了。每想到这层，我心里就感到特别不安。

看看别人上好了塘泥的黑油油的土地，再看看自己那光秃秃的田，我又着急又难受。

今早，我憋着一肚子昨晚从三姑那里惹来的气，又和妈妈去庖塘泥了。

刚开完会回来的老队长寿伯，检查各户的生产情况来到我们的地头，看见我们这副狼狈样子，二话没说就把我们赶上岸，自己动手操作起来。

我折了支桑枝揩着衣襟上的泥巴。妈妈用手拢了拢纷乱的头发说：“队长，你看，我这地那年那月才庖完啊”！

寿伯利落地把一大簰的泥倒进艇里，说：“我刚才经过懒汉的包产地，他懒得连草也不除，就把泥庖上去了。”

“那怎么成？草还会再长出来的。”妈妈焦急地说。

“就是嘛！”寿伯不紧不慢的又把泥箕抛向水里：“我想让你和他换换工种。你们帮他除草，他帮你们厚泥。刚才一商量，他马上拍手赞成，你们看哩！”

我一听，气又来了，这不是明摆着要我妈跟懒汉大叔在一块吗？老队长真会出鬼点子，我刚想说不行，而妈妈已喜得连声说：“好啊！老队长，就这样定时。”

“不过，这也不是长久的办法。”队长把着蓼杆，趁泥蓼未泛上来的一刹那，又说了一句。我气得用力咬了咬嘴唇，走开了。

换工的事，终于在妈妈的答应下，换成了。下午，妈妈叫我送猪骨粥给懒汉大叔，没办法，我不忍伤妈妈的心，只好送去。到了地里，我望了一眼头顶上热辣辣的太阳，又转脸看看汗流浹背的懒汉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歇会吧。”

他闪着红光的脸让汗水沾满了，咧嘴笑笑说：“不，要赶快把泥厚完呵。”

“你快上来把这猪骨粥吃了吧，凉了我可不管。”

懒汉眉开眼笑，但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又期期艾艾的不敢上来，只顾傻笑着低头厚泥。

“好心没好报！”我见他还不上来，生气地把盛粥的铝盅重重地往地上一放，转身走了。

尽管我对他这般冷淡，但我妈妈却真是有点喜欢这个懒汉大叔的。真奇怪，妈妈自己是一个勤快的人，按理和这种人根本就合不来，怎么会喜欢他呢？我思索着不知不觉又走了回去。

噼里啪啦的稀泥着地声听不到了。只见懒汉正在双手捧着铝盅大口大口看喝粥，并不时侧侧脑袋舔着舌头，品着滋味，那种神态活象个三岁小孩。看他这个憨样，令人忍俊不禁，于是我咯咯的大笑起来。

笑声把他吓了一跳，他抬头看见是我，更加慌张了，拿着粥盅拼命往嘴里倒，粥水顺着嘴角直流到脖子，又从脖子流到胸口。

“哈哈！”我笑得更响了。

他惊惶失措的把铝盅往地上一放，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塘边，跳落塘去。不一会又站立起来，扯掉湿漉漉的上衣，光着膀子跳上泥艇，操起泥斗“噼里啪啦”的又厚了起来。

一连串敏捷的动作令我看呆了，怎么他突然间完全不象往日那种半死不活的懒汉？而变得象个身手灵活的小伙子？奇怪，莫非媒婆三姑的话没错？

记得昨夜我走进三姑家时，她一见我，连忙放下刚端起的饭碗，不容我张口问她，就忙不迭的向我诉说了懒汉的身世：

懒汉大叔本来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青人，而且还擅长养鱼。一九六八年老队长下台了，兆汉管鱼塘的位置也“让”给了新队长的堂弟。那时候，一百个工角值十元钱的一下跌到只值一元半，每天一窝蜂似的开工收工，勤做懒做一个样，每天就拿够买一斤盐的报酬。这叫有着一身牛力的懒汉大叔有力没处使，憋着一肚子气，好几次跟新队长吵起来。这样一来，可闯了祸了，新队长不时找他的岔子，竟把这个正值壮年的养鱼能手派去做“所长”，专职冲洗生产队所属的大小厕所。懒汉大叔一气之下，便变懒起来，整日吊儿郎当的，有时连脚也不洗就上床睡，从此“懒汉”的外号就传开了。

三姑说到这里，叹了口气才说下去：“其实，你妈妈没嫁给你爸爸之前，他们之间早就相好了。可是，懒汉大叔那时娶不起老婆，你外婆就把你妈妈嫁给你爸爸……这次老队长跟我提起，我马上两头奔忙啦！谢天谢地，现在可算了却这桩心事了。”